

六爻

叁

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

「事与愿违」

Priest

著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六爻叁·事与愿违

Priest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六爻叁·事与愿违 / Priest 著. — 北京 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8. 8
ISBN 978-7-5699-2515-9

I. ①六… II. ①P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64181 号

六爻叁·事与愿违

LIUYAO SAN SHIYUYUANWEI

著 者 | Priest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赵 雷

责任编辑 | 张 科

特邀策划 | 码 码 李姣姣

装帧设计 | 商块三 西 少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姚 春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 57735442

印 刷 |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10-52249888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787mm×1092mm 1/32 印 张 | 9.25 字 数 | 158 千字

版 次 |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| 201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2515-9

定 价 | 5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
录

第一章	人间百年	001
第二章	故人重逢	027
第三章	惶惶悲喜	065
第四章	扶摇山庄	079
第五章	结仇	121
第六章	朱雀塔	147
第七章	南疆	171
第八章	群魔	217
第九章	暗算	241
第十章	锁仙台	265

第
一
章

人
间
百
年

风雨如晦，婆婆密林中夹着一条羊肠小路，一眼望不到头。

此地久无人迹，被暴雨一冲，越发泥泞难行。

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扶着一位老者，在其中走得举步维艰。

这两个人身上穿着聊胜于无的蓑衣，走了大半宿，该湿的地方都湿透了。老者约莫是腿脚有些问题，受了寒，时不常地要停下来揉一揉酸痛的膝盖。他眯起昏花的老眼，努力地向远方张望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

一旁的少年不满道：“什么狗屁仙人，平日里吃着我们的供奉，求见一次却要百般刁难，乡亲们省吃俭用地供奉着他们，有什么用？”

老者闻言吓了一跳，忙连声道：“可不敢胡说！”

少年一双眼睛瞪得溜圆，小老虎似的，不依不饶道：“我说

得难道不对？他们美其名曰镇守这里，保佑过我们风调雨顺吗？遇上大旱大涝，哪一次少要过供奉？安平王起兵造反那年，三县十五城全都遭了大难，盗贼四处横行，百姓流落，他们可曾露过一面？好，就算这些都是人间事，仙人们不管，那么如今恶鬼横行乡里，吃人放血，他们也全当不知道，要我们上赶着来求吗？”

老者腿疼得直不起腰来，口中道：“仙人清修不问世事，若我们有求，自然是自己前来禀报，你说的都是什么话！”

少年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我说的是实话！通往明明谷就这一条路，要过艰难险阻，还非心诚者不能抵！他们派人取供奉的时候怎么不这样一步一步地走下来，这会儿倒讲究心诚了……”

“六郎，闭嘴！”老者用力将拐杖往地上一戳，“再要啰唆，你就自己滚回去！不要在仙人面前连累十五城的乡亲们！”

少年见他发怒，脸色一黑，不敢言语了，只趁他爷爷转过身去时一撇嘴，嘀咕了一句：“仙人好了不起吗？”

就在这时，一道极暴虐的炸雷突然从天而降，近在咫尺一般，少年猝不及防，当场吓得脸色一白，耳畔轰鸣不止，大声问道：

“爷爷，今天这雷怎么响得这样邪门？”

他的声音很快被雷声淹没，只见接二连三的惊雷雨点似的落下来，将整个夜空炸得一片惨白，大地也在震颤。老者面露惊惶，

忙拉着身边的少年跪下，匍匐在天威之下，口中念念有词地祷告，一动也不敢动。林中鸟雀野兽全吓得不敢露头，连草木都跟着瑟瑟发抖。

足有一个多时辰，那漫天的雷方才平息下来，余韵依稀，余震不止，周遭劫后余生，静谧一片。少年半晌听不见一点声音，几乎怀疑自己聋了，再不敢出言不逊。

直到骤雨初歇，浓云散去，露出一片朦胧暗淡的月色时，少年才战战兢兢地将老者扶起来。

少年六郎冲着老者的耳朵吼道：“爷爷，方才那雷声……这明明谷不会被炸平了吧？”

“少多嘴，”老者低声呵斥了他一句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水堆积的小路上跋涉，过了一会，他说道，“恐怕是有仙人渡劫。”

“渡劫？”

“仙人修行没那么容易，要历经千劫百难，我听说其中就属这天劫最凶险，无数仙人在天劫中陨落，但是挨过了的呢，修为却能大涨，离真正的与天地同寿也更近一步。”老者说到这里，脸上疑惑之色一闪而过，“过去我曾听我爷爷说过，他亲眼见过一次仙人渡劫，当时打下来的也不过九道天雷，怎么这一位这样凶险……莫非这渡劫之人是谷主这样的大能？”

说话间，羊肠小路突然一拐，前方竟豁然开朗，露出整个明
明谷的全貌来。山谷明净悠远，雨水洗过的花漫山遍野地绽放，
一点月色如烟似纱，谷中真如人间仙境。

少年惊喜道：“爷爷，快看，我们到……”

他话没说完，整个人已经怔住了。

只见那鲜花坡旁边有一处平地，四下刻了一圈繁复的符咒，
此时，那大块平地已经给雷劈成了一片焦黑，符咒圈子里同外面
对比鲜明——外面是百花齐放，里头是寸草不生。

而那焦土之上，却站着一个人。

那人一身长袍已成了破布，整条左袖都焦成了渣，从背面看，
身量颇长，肩背端正，约莫是个男子。

隔着百丈远，那人却好像听见了六郎说话，回过头来看了这
爷孙俩一眼。虽然他此时一身破衣烂衫，却仍能看出清俊非常，
月色下眉目如画，玉人似的，唯有一双眼睛里像是含着经年的白
霜。六郎无意中与他目光一碰，当即觉得自己从头凉到了脚，吓
得一动也不敢动。

下一刻，六郎被自己的爷爷伸手一拉，两人一起跪在了地上，
老人冲着那男子连连磕头，口中道：“拜见仙人，小人乃是谷外
十五城中之人，此来有事相求仙长，并非有意闯入，求仙长万万

“不要见怪。”

那男子愣了愣，而后随意地一摆手，六郎便觉一股仿佛来自深秋的寒凉之意四下蔓延开，有点冷，但也不至于冻人，随即他整个人身体一轻，和自己爷爷一起被那股凉意托了起来。这仙人竟意外地好说话，非但没有为难他们，还颇为彬彬有礼地说道：

“不必这样——谷外的事不归我管，等我给你们叫个人来。”

说完，他弹指射出一道白光，光束直冲天际。片刻后，远处有一团萤火似的小光点急速飞来，及至其近在眼前，六郎才看出那是一个御剑而来的道童。道童收剑落地，恭恭敬敬地对这破衣烂衫的男子行礼道：“程长老，恭喜长老渡过大天劫，修为更上一层楼。”

“没什么好喜的，险些烤糊了，”那男子不咸不淡地应了一句，回手示意他身后狼狈不堪的爷孙两个，“外面来的，可能是有事，你处理吧。”

简单交代完这几句，他便冲六郎他们爷孙两个点点头，随即人影一闪，便不见了。这飞天遁地之能将六郎看得目不转睛，直到道童上前来请他们入谷，他脑子里还是方才那人站在满目焦土上回眸一瞥的模样。

六郎心不在焉地想：看那人模样，好似也比自己大不了几岁，

竟已经是这明明谷中的“长老”了吗？

他心里不由得有些艳羨，随即又想起结了霜似的目光，忙又将那点艳羨压了回去，有生以来第一次生出了敬畏，再不敢胡乱腹诽。道童从怀中摸出一片叶子，含在嘴边，长短错落地吹出一段小调，只听空中应声传来一阵马嘶，接着，一匹白马拉着辆车从天而降，威风地打了个响鼻，稳稳当当地落在了地上。

道童和颜悦色地对六郎爷孙道：“今日若不是托二位的福，我还不一定能跟他说上句话呢，快请吧。”

两个凡人不知“程长老”是何方神圣，惴惴不安地上了飞马的车，六郎年少，嘴快道：“仙人哥哥，那位是谷中长老吗？”

老者怕他多嘴说错话，连忙拽了一把，诚惶诚恐道：“仙人恕罪，这孩子……”

“不妨事的，老丈，”道童架起飞马，颇为活泼地说道，“我明明谷中有一口冰潭，冷极了，我从不靠近，听说凡水悬于潭上一丈，便能结成千年寒冰，但是潭中神水却一直流动不息。那位……我不知道他从何而来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住进去的，他在潭水边上开辟了一个洞府，将整个冰潭的寒意都镇在了那洞府中，自己日复一日地在那极寒之地修行。你们瞧，这谷中现在这样生机勃勃，还多亏了他镇住了那冰潭呢。他平日里不大露面，

我们私下里都偷偷叫他‘幽潭长老’。”

六郎听得呆住了，不由得道：“那有多冷啊，他不怕吗？”

道童笑道：“修行中人本就该炼神忍性，心志不坚，如何能成大道？”

说话间，马车已经几起几落，到了山谷腹地中，缓缓地落地。

六郎下车一看，只见此地竟有亭台楼阁、流觞曲水，来往清净无人，几只仙鹤翩然起落。走进其中，六郎只觉周身一轻，他震惊地低头一看，只见自己整宿风雨兼程沾上的一身泥水竟消弭一空，全身都暖融融的。

道童将二人引入一个小亭子中，在二人千恩万谢中，给他们各自倒了茶，礼数十分周全，倒是不见仙府傲慢，随后才询问起二人所来何事。

老者叹道：“这……唉，说来话长了，小民琐事，本不应烦扰仙长，只是近日谷外不知来了什么妖孽，为祸乡里，专挑娃娃们下手，不过短短十几天，周遭城郭村落中已经失踪了四五个男娃娃，而且过不了几天就能在荒郊野外发现尸体，都给野兽吃得差不多了。此事也报了官，官差作作来了几个，作作说，那几个娃娃是给放干了身上的血才一命呜呼的。”

道童听到这，神色一凛：“什么？放干了血？那几个男孩子

多大年纪？”

老者道声“作孽”，答道：“都还不到十岁，出了这事，大家伙晚上一起在野外守了好几宿，然后……然后那天，我们全都看见了一道白影，远看像挂在风里的白练，可是转眼就到了近前，当时谁也没反应过来，就听有人惨叫一声，再一看，有个人胸口漏了个窟窿，竟这么一眨眼，被那东西将心也掏了去。官差也吓得不行，说是恶鬼作祟，官府管不了，这才打发老朽进谷来求诸位仙长。”

那道童听了，又细细地询问了几个问题，这才说道：“我心里大概有数了，老丈且不必忧心，先带着小兄弟在谷中休息一宿，容我禀报谷中前辈，明日自然会给你们答复。”

当夜，老者与孙子六郎惴惴不安地住在了明明谷。谷中风清气朗，四处还飘着淡淡的花香，是个绝佳之处，六郎却怎么也睡不着，脑子里颠来倒去想的都是那个刚刚经历了雷劫的年轻长老。就这样迷迷糊糊地到了后半夜，他忽然听见外面有人说话，隔得很远，六郎只模糊断续地听了个大概。

只听一个男声道：“来时路上听说了，不过在凡人村子里为祸的，也未必是什么棘手角色……唔，不如请程潜顺路去一趟吧。”

又一个老一些的男声道：“也好，他七道天劫已过，如今算

是历劫而生，本就该离开了。”

六郎原本怎么也睡不着，听见这只言片语，忽然莫名其妙地犯起了困，转眼就迷糊了过去，什么都听不见了。他刚刚沉入梦里，就有两人一前一后从他窗外经过，往谷中冰潭之地走去。为首一位老者，鹤发童颜，胖得像个球，一笑就见牙不见眼，身着一套富贵逼人的锦缎长袍，腰带上荷包、玉佩等物鸡零狗碎地挂了一排，打扮得富贵逼人，活像个凡人员外——正是明明谷的谷主年明明。

年明明身后跟着一位书生打扮的中年人，只见这中年人眉目极温润，细一看，依稀是当年从噬魂灯中逃出来的元神唐軫。唐軫不知用了什么法子，又有了肉身，只是看来这肉身不大好，依稀带着死气沉沉的病容，不知是夺舍还是用了什么偏门法术。他手中提着一盏白灯笼，灯笼里面没有烛头，纸糊的内里包裹着一团温润的光晕，也不知是个什么法宝。唐軫说道：“此事原是我异想天开，闻所未闻，我自己都没想到他竟能成。”

年明明笑道：“他肉身夭折，是历了人劫，临死忽然有所悟，使魂魄得以进入聚灵玉。偏巧那聚灵玉是先天灵物，内里能汇聚山川精气，魂魄本是不能妄入的，可这小子小小年纪，竟硬是能维持三魂七魄不散、神智不灭，在聚灵玉中挨了七七四十九年，

无肉身以为托，叫那玉生生磨砺出元神，这算过了地劫。四十九年前，你将他栖身的聚灵玉送到我明明谷，以聚灵玉为基，经冰潭锻造又四十九年，他忍得住极寒不说，还连过七道天劫——唉，算来，如今也不过区区百余岁，已经历经天地人三劫……此子心志之坚，老朽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未曾见过。”

年明明拍了拍自己的肚皮，面色复杂道：“老朽要有他一半，想必现在也能是个有腰的老头子了。”

唐轸难以评价此事，只好闭嘴。谷主他老人家这个级别的大能按理说早就辟谷，奈何嘴馋，因此这一身五花膘长得可谓源远流长、经年日久。唐真人噎了片刻，又若无其事地将这一页掀过，正色道：“还未多谢谷主出借冰潭。”

年明明摆手道：“说什么借不借的，他镇着冰潭，我那群不成器的弟子们才能免受寒冷，也算享福了。何况这样的人物，在我区区一个明明谷中挂个‘长老’名号，我们沾光还来不及呢，哪里敢居功。”

“这位小兄弟对我有一恩，当年温道友带着聚灵玉来找我的时候，我便无论如何也得将这因果还回去，”唐轸说道，“只是他虽然机缘巧合在聚灵玉中成就元神，但锻玉成肉身之事真的未曾有先例。我也不知成不成，恐怕旷日持久，他心有挂念太过急

躁，便将他的过往记忆抽了出来。如今七道天劫已过，他自聚灵玉中炼出的躯体大成，我也是该将其物归原主了。”

说话间，两人到了冰潭，乍一靠近，唐軫就有些承受不住寒意，忙掐了个手诀，脸上的死气更重了些。再往前走，只听得“哗”水声，此间主人刚刚沐浴完，正从滴水成冰的潭水里出来。

年明明朗声道：“程潜小友，可是扰你清静了？”

这胖子扰人清静不是一回两回，明明谷里的人不知是什么传统，从上到下都话唠得要死，程潜也习惯了。他没什么不自在，从冰潭上一层白雾中出来，随手捡起潭边一身冻硬了的袍子披在身上，走动间不过三两步，那一头泛着冰碴的头发就全干了，长袍也重新自然地垂了下来，一身千锤百炼的修为几乎化入了润物无声之境。

程潜冲两个人点点头，说道：“谷主——唐兄，我正想去找你，进来坐吗？我这里就是有点冷。”

此时正是仲夏，冰潭旁的洞府中却是一片酷烈的冰天雪地，椅子都被冻在了地上，上面结着一层冰霜，程潜轻轻一弹，一团暖烘烘的火光便从他的指尖划出，落入其中一把椅子下面，顷刻便将上面的冰霜融化烧干了，椅子却没有被烧着一点。

程潜道：“唐兄身体不好，找暖和的地方坐吧。”

至于谷主年明明，他没管，反正那老胖子皮糙肉厚，扛冻得很。

桌上茶壶里的水早就冻成了一坨硬邦邦的冰，程潜拿在手里摇晃了几圈，大冰块这才在真元催动下化开，不过片刻，冒出了丝丝热气，就着这点稀有的热气，他给两人一人倒了一杯热水。

唐轸接过来暖了暖手，这才将那盏灯笼放在程潜面前，说道：“此物当归还给小友了，你这条路九死一生，着实不易，往后可要多加珍重。”

程潜并不惊讶，显然是知道唐轸曾经动手取走他过往记忆这码事的。他点点头，挥手将灯笼中的那一小团光收入袖中，不急着看，先朝唐轸一拱手：“唐兄生死肉骨之恩，大恩不言谢，往后要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，程潜定然万死不辞。”

他一口答应了替谷主到外面供奉的村子里走一趟的事。将年明明与唐轸送走，这才独自回到他闭关了五十年的极寒之地，他从怀中取出唐轸还给他的那一小团过往端详着，程潜知道自己肉体已死，当年魂魄机缘巧合地进了聚灵玉，在聚灵玉中被关了数十年才被温雅真人寻回。唐轸为人坦荡，当年他以元神进入聚灵玉，是当着程潜的面将他那几十年的死生记忆取走的。这一小团记忆光芒并不浓烈，却也绝不黯淡，程潜捉着它翻来覆去地把玩了一圈，没有看到一点裂痕。浅淡的白光显得冷冷的，握在手中